

人们漠视迈克尔患有白癜风,反而指责他漂白皮肤

5



侯燕俐等著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该书吸纳了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威恒和曹卫国提供的一手资料。书中介绍了迈克尔·杰克逊的童年生活、音乐之路、慈善事业以及他生前的好友们,同时也分析了迈克尔·杰克逊诸多负面新闻的真实性。他多年受到皮肤病的折磨,他与戴安娜·麦当娜也曾有着私密的接触,但却保持了摇滚歌手不常见的克制……

上期回顾

迈克尔不幸生在一个由精明过人但又残暴独断,具有施虐狂性格的父亲统治的家庭里。迈克尔对于孩子的热爱,既源于父爱的缺失,也源于童星生涯的过早成熟和成长经历的不健全。终于,在21岁那一年,迈克尔炒掉了父亲,开始在事业上另立门户。

人物传记

“漂白”还是皮肤病?

“漂白”事件其实是人们对他的误解。1993年在他的事业最高峰时,曾接受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·温芙蕾的专访,全面回顾自己的生活和事业。

在接受奥普拉的采访中,迈克尔对皮肤是否漂白的问题这样回答:第一,据我所知没有漂白皮肤这回事,我没见识过,也不知内中乾坤。第二,我患上一种皮肤病,皮肤色素受损,非我所愿,无能为力。人们那些说以我为黑人为耻的说法让我痛心。这是一种病,我控制不了!无数人太阳浴以求古铜色皮肤,变成不是自己本来的样子,却没有人对这个有争议。

1999年,迈克尔因为劳累过度脱水入住过纽约的里诺斯山医院进行治疗。当时负责治疗迈克尔的Len Horovitz医生说,迈克尔真的患有白癜风,很多年来的病情导致了他皮肤变白。“迈克尔没有用化学手段或者任何药物脱皮,”他说,“迈克尔有斑点的地方你看不见,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也化了妆,但是白癜风确实是真的。”Len Horovitz医生承认在纽约迈克尔入院以前为他治疗过几次,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使迈克尔的皮肤变白。

事实上,早在1986年迈克尔就被诊断为白癜风。但在媒体的炒作下,人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猜测:迈克尔进行了皮肤漂白术或植皮。迈克尔的姑姑和姐姐都是白癜风患者,迈克尔后来也表现出家族遗传的白癜风症状,并且越来越严重。不过他看起来比白人还白的样子不是白癜风的 symptom

现,更不是因为漂白,而是在脸上涂了厚厚一层堪比面膜的遮盖白癜风的缘故。严重的“白癜风”患者嘴唇头发也会变白,这也是迈克尔为什么画眉毛涂唇彩的一点原因。

作为皮肤病三大顽症之一,白癜风是一种常见多发病。全世界发病率约在1%-2%左右,我国大约在1%左右。研究发现,深色皮肤的人更容易患白癜风:黑种人、黄种人等整体发病率略高。

作为一个严重的白癜风患者,迈克尔的皮肤已经失去绝大部分黑色素,而黑色素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太阳对皮肤造成损害。失去黑色素保护的皮肤,在太阳下晒15分钟都可能被损伤。因此,迈克尔出门一定要打伞也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。

但作为一名患者,迈克尔并没有被公平地对待,外界不断对他的病情进行扭曲报道,这导致迈克尔的心理扭曲,面对自己的妻子都不曾示真面。迈克尔的前妻猫王之女Lisa Marie说,从来没有见过迈克尔没有化妆的样子。

在与Lisa离婚后,迈克尔与黛比罗结婚。黛比罗(Deborah Rowe)曾经是皮肤医生的护士,迈克尔在上世纪80年代初治疗“白癜风”的时候认识了她。

顶着一个“背叛种族”的恶名,迈克尔依然与全球多名黑人民权领袖来往并结下友谊。此外,他还为黑人学校与民权组织捐了数不清的财物。

他对自己的成长感到恐惧

整容的不成功应该是迈克尔一生最大的遗憾,在整形外

科医师的“帮助下”,他几乎毁容了。正是从整容开始,迈克尔的事业每况愈下。

迈克尔最终走上整容之路,除了追求完美的形象,还受黛安娜·罗丝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子。而最直接导致整容事件发生的还是因为一次演出中的意外受伤。

迈克尔14岁左右时,外貌和体型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。许多慕名而来的歌迷,希望可以见一见可爱的小迈克尔。当他们从迈克尔身旁走过时,迈克尔说:“我就是迈克尔。”他们就会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他。在来访者记忆中的迈克尔是可爱的小孩子,而面前这个身材瘦长、身高足有五英尺十英寸的少年实在让他们觉得意外,迈克尔似乎并不是他们希望见到的那个人。

而这个从小就被别人夸奖长得漂亮的男孩,此时皮肤随着身体其他部分的变化长出了粉刺。粉刺使迈克尔变得郁郁寡欢,他开始下意识地抵触一切东西,他变得很害羞。但好像他越拼命地照镜子,那些粉刺就蔓延得越快。不过只要他一到台上,便再也不想这些事情,所有的忧虑烟消雾散。然而,每当他走下舞台,他又不得不面对那些镜子。

这时他在黛安娜·罗丝的帮助下,参加拍摄了音乐剧《新绿野仙踪》,在剧中他饰演稻草人。当许多人抱怨化妆要花去四五个小时时,迈克尔却喜欢上了一切东西,喜欢上了在脸上涂抹抹抹,那样满脸的青春痘就顿时消失了。当他变成稻草人,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。他摆脱了原来的自我而成

为另外一个人,孩子们围过来看他这个“东西”,他就跟他们一同玩耍,回答他们的问题,就像自己真是个稻草人一样,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新奇感。

他曾经一直设想自己能在电影中扮演一个高雅的角色,但这次在纽约的经历——化妆、服装、还有那些支持他的纽约人使他看到电影的另一面,它同样很精彩。迈克尔一直很喜欢查理·卓别林的电影,从来没有从他的无声电影中看出过什么故作高雅的东西。他想把卓别林角色特征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吸收到稻草人中来。稻草人的所有服装他都很喜欢,从罗圈腿到西红柿鼻子和骇人的假发等。

但躲在戏剧里总是暂时的,迈克尔始终要面对自己的容貌。除了要忍受粉刺的折磨,还要面对父亲和兄长的取笑。他们给他起了个“大鼻子”的绰号,有时还当着陌生人的面喊叫他,这大大伤害了迈克尔敏感的自尊心,使他对容貌产生了由衷的反感,包括那代表着杰克逊家族显著特征特征的“大鼻子”。

在一次巡回演出中,迈克尔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。当时迈克尔腾空旋转时,一不小心整个面部冲向地板,他的鼻子被撞破。这次意外事故使他产生了改变自己外部形象的念头。

1979年,21岁的迈克尔进行了第一次鼻子整形手术。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黛安娜·罗丝的鼻子,作为自己未来的鼻子的模特儿。

黛安娜·罗丝是上世纪6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星,曾为杰克逊家庭演唱组走向歌坛给予了很大的帮助,她对迈克尔

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,给他讲艺术、陪他写字、画画,带他游玩,与他一起生活。这种女性特有的温存、爱护和支持,使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杰克逊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幸福。

此外,迈克尔忍受剧痛整容,多少也是为了能摆脱父亲的影子。迈克尔传记作者兰迪·泰拉波雷利在迈克尔传记的第二部分中透露,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父亲,迈克尔顶着舆论的压力并承受着锥心的肉体折磨,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身体发狠。

当迈克尔初次成名时,他长得很胖,有一张圆胖的胖乎乎的脸,这一直持续了好几年。后来迈克尔开始改变饮食结构,他停止吃牛、猪、鸡和鱼,还有那些能使人长胖的食物。选择这样虐待自己的胃,迈克尔的想法很简单,只是想让自己变得好看一些,活得舒服一些,身体强壮一些。渐渐地迈克尔的体重减轻了,脸变得瘦削了。

这时,报纸开始指责迈克尔做了整容手术改变形象。迈克尔对改变鼻子和下巴的切割手术,表示承认。但一些报纸却找来一张迈克尔小时候或高中时的照片,把它和他现在的照片对比。在以前的照片上,迈克尔的脸是圆胖的、胖胖的,有着一头卷发;而在新的照片上,迈克尔有着一张更加成熟的、长大了的脸。于是,世人开始认为他改变了面颊、弄大了眼睛、削薄了嘴唇,甚至说他做了植皮手术。对于这些对比和指责,迈克尔觉得很很不公平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报纸杂志对他的外表总是那么感兴趣,他的脸和他的音乐、舞蹈又有什么相干?

结婚十年,颜丹青发觉自己已经吸引不了丈夫的眼神

7



刘爱武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颜丹青,与李建国结婚十年,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,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;穆岚,单恋李建国十多年,被李建国拒绝后,选择了自暴自弃,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;景灵,当年为了留在城市,她抛弃了大学男友,十年后,初恋情人成了大富翁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;宋兰,一直将丈夫和孩子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,却意外地发现丈夫有了外遇……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,各有各的幸福,各有各的遗憾,也各有各的结局。

两性生活

婚姻深处是平淡

清晨六点半,一声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房间的静谧。颜丹青伸出一只洁白玉手朝着床头柜上的闹钟狠狠按下去,鸟叫声骤然停止。当她睁开眼睛时,床头的壁灯已经散发出温馨的光芒。习惯性将身体右转,正好承接丈夫李建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目光。

“时间还早,再眯五分钟吧。”他对他温和地笑了笑。“不行,我动作慢,会迟到的。”颜丹青掀开身上的薄被,毅然决然地下了床,不再给自己赖床的机会。

一袭粉红色真丝睡衣与日本和服有几分相似,并没有太惹眼的设计,可是睡衣的腰带不知何时离了身,曼妙的身姿不受约束地从敞开的睡衣中显露出来。白皙光滑的肌肤在灯光的映射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,丰满的胸脯就像两枚饱满的浆果,散发着迷人的诱惑。

李建国看后不禁血脉贲张,目光炙热,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一把将她拉到自己的怀里……在清晨完成一次性爱交合,是一件美妙的事情,既愉悦心情,又锻炼身体,比早起跑步来得有趣。

但这只是颜丹青的期望而已。事实上,李建国只是半坐起身,有条不紊地帮助妻子在她的领域找到了那根细细的粉红腰带,递给妻子后心安理得地重新躺下,用平静而坦然的目光看着妻子系上腰带走进卫生间。十年的同床共枕,使他对妻子的身体有了一定的免疫力。在这个分秒如金的清晨,他是不会有非分之想的,即使有也能够理智抑制住。三十多岁的人不再是小青

年了,对性生活早已不像从前那般如饥似渴了。

颜丹青美丽如昔,她曾经是大学里中文系的才女校花,是众多英才俊子的梦中情人。成为李建国妻子多年后,依然是他在梦里梦寐以求的对象。直到今日他还在为当年打败众多情敌,取得最终胜利而沾沾自喜。只是十年的相濡以沫,“性”已经不再是他乐此不疲表达“爱”的主要方式,取而代之的是生活中最平实的语言、最琐碎的关心和最贴切的照顾。

颜丹青站在宽大明亮的镜子前,端详着自己依旧年轻的面容,心里隐隐有些失落。颜丹青记不清丈夫多久没有吻她抚摸她了。她从未在做事的过程中体味到极度的快感,她甚至有些怀疑那种欲仙欲死的感受,所谓性爱的“最高境界”都是文人杜撰出来的。然而作为一个女人,一个年轻中年的女人,她希望自己魅力永存。可如今,丈夫的眼神变得如此洁净如此无邪,十天半月一次的做爱,也成了一种责任、一种义务、一种夫妻关系的见证。难道自己在丈夫眼里不再美丽不再性感,完全失去了吸引力?

颜丹青一个激灵,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想法,这种平淡如水的生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婚姻到了一定时候不都是这样吗?她轻轻摇了摇头,开始在心里责备自己,真不应该胡思乱想,自己已经很幸福了。丈夫是个好男人,他在生活上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,在他们的家庭里,他不仅尽到了丈夫的责任,更像父亲和兄长一样让她感到安心和踏实。试想,又有几个丈夫能十年如一日地将妻子当成手心里的宝,去呵

护、去关心、去疼爱呢?想到这儿颜丹青豁然开朗。打扮停当,颜丹青走出了卫生间。

李建国的动作显然要比颜丹青快很多,不到十分钟就洗漱完毕,穿戴整齐。两个人一起走进厨房,颜丹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面包和一盒牛奶,逐一放到微波炉里。李建国打开煤气灶,煎了两个荷包蛋,切了几片火腿,洗了两片青菜叶,又将青菜切成细丝,淋上沙拉酱。颜丹青呆呆地看着丈夫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早餐,丈夫做饭的样子最让她心动,她觉得此时的李建国最有魅力,身上就像罩着一个光环,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。

李建国的妹妹

李建国将鸡蛋、青菜沙拉和火腿夹在烤好的面包片里:“现在天气凉,不想睡觉。对了,丹青,今天是穆岚的生日,你抽空去给她买件礼物吧,晚上咱们请她吃饭。”

颜丹青面露难色:“给穆岚买生日礼物?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。要不你中午抽时间出来,咱们一起去?你也知道,穆岚她……”颜丹青欲言又止。

“随便买吧,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,女人嘛,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。”

颜丹青将做好的早餐端到餐桌上,对于穆岚的生日礼物她心里非常明白,无论自己买什么穆岚都会表现出不喜欢的样子。不是有句话叫“爱屋及乌”吗?穆岚对自己是“恨屋及乌”。她叹了口气:“老大,你知道‘过手变酸’的典故吗?”

李建国疑惑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战国时期有个叫苏秦的人,他媳妇一直不讨他母亲喜欢,媳妇给婆婆敬酒,婆婆嫌酒

是酸的,说隔壁姑娘家里的酒才甜。媳妇连忙跑去找邻家姑娘要了碗酒,没想到婆婆还说酒是酸的。媳妇解释说酒是刚从隔壁要来的,婆婆却说你不知道酒过了你的手就变酸了吗?”

李建国听了哈哈大笑,拿起一盒牛奶给妻子倒了一杯:“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讲典故呢?没事,穆岚的脾气我知道,只要尽到心意就行了,再说我买的她未必喜欢。”

“你买什么她都会喜欢。”颜丹青咬了一口面包,低着头轻声道。

“吃醋了?她可是我妹妹,在我心里永远是妹妹。”

“可你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啊,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心事。”

李建国拍了拍颜丹青的手,安慰道:“她怎么想是她的事,我怎么想你应该明白,你该信任我。”颜丹青没有再说什么,想起穆岚她心里总会有那么一点不舒服。吃完早餐,李建国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碗筷,两个人拿着各自的包出了门。

李建国和颜丹青来到小区的停车场。两个人上了车,汽车刚一发动,李建国的手机就响了。李建国一边开车一边接通手机,电话里传来了妹妹穆岚的声音:“哥,是我。”

李建国减慢车速:“岚岚啊,生日快乐!有事啊?”

“哈哈,哥,不错!还没忘记我的生日。”

“我想在别墅过个生日。”

“你搬过去了?”汽车七弯八拐地出了小区大门。

“虽然我没搬过去,可里面什么也不缺啊。我待会儿去买菜,晚上给你做几道好菜,保证不比餐馆里差。只是你别带……”

不等穆岚说完,李建国便打断了她的话:“我现在正开着车,等会我到单位再打给你。”

李建国在检察院工作,检察院离他家并不远。李建国将颜丹青送到南区后又原路返回。到了办公室,李建国先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想起来要给穆岚打电话,拿起手机想了想又放下了。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,手机响了。拿起手机一看,正是穆岚打来的,接通电话:“岚岚!”

“哥,到办公室了吗?”

“刚到!”

“晚上……”

李建国又一次打断穆岚的话:“岚岚,晚上还是去重庆饭店吃饭吧。过生日就应该轻松一点,还做什么饭啊?”

电话那头一片寂静,李建国“喂……”了好几声,才传来穆岚的声音:“去重庆饭店可以,不过今天是我生日,你说不讲道理也好无理取闹也好,我都希望哥能尊重我的意见,我不想见到颜丹青,希望你能单独陪我过个生日。我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晚上七点见,我会预订好房间的。”这番话穆岚说得很激动也很快,李建国根本插不进嘴,而且刚一说完穆岚就挂断了电话,完全不给李建国再说话的机会。

李建国拿着手机愣了半天,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,唯有用一声叹息来做一个无奈的结果。电话那头一片寂静,李建国“喂……”了好几声,才传来穆岚的声音:“去重庆饭店可以,不过今天是我生日,你说不讲道理也好无理取闹也好,我都希望哥能尊重我的意见,我不想见到颜丹青,希望你能单独陪我过个生日。我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晚上七点见,我会预订好房间的。”这番话穆岚说得很激动也很快,李建国根本插不进嘴,而且刚一说完穆岚就挂断了电话,完全不给李建国再说话的机会。

李建国呵呵一笑:“还能怎样?老规矩,晚上请你吃饭。”